

珍珠串起的歲月

文/丘秀芷

台中最好

2009年12月兩岸江陳會將在台中舉行。看到這新聞驚喜之際想起五月中旬，於廈門出席海峽論壇時。朱立倫在台上講話，不像大陸領導照稿子念，他連看稿都不看，把兩岸海東，海西各種經濟文化特質一連串數據流利的說出來，大陸和台灣出席人士佩服得不得了。等到台中市長胡志強上台，更讓大陸的各階層官員和民衆傾倒。胡市長除了說一些政策上的，同時說「我到廈門，人家都介紹廈門的肉圓好吃，但是你們到台中吃肉圓，才知道最好吃的肉圓味道好到什麼程度。」當下全場鼓掌大笑。

胡市長接著建議：「海峽論壇應該兩岸輪流召開。下一屆在台灣那個縣市，我不敢請示朱（立倫）副主席，怕他裁示到桃園。如果問我，當然台中最好，台中好在哪裡？看我就知道！」

全場更笑翻了，大力鼓掌。

事後大陸有一地區首長跟我說：胡先生真幽默風趣，口才一等一真是行銷第一高手。

以後海峽論壇會不會在台中召開？未可知，但更為世人所矚目的第四次江陳會談將在台中舉行。台中，又一次站在國際舞台。

身為台中人，當然樂見有最大成果。

其實我生在桃園——朱立倫任兩屆縣長的桃園中壢，但是我是台中人，因為那是祖居地，父親的出生地，大姊，大哥，二姊、二哥的出生地，也是兒子女



▲ 作者丘秀芷女士年輕時的模樣。

兒的出生地。我少年、青年，曾居住很長一段時間，回想起來，那是一長串珍珠串起來的璀璨歲月。

後隴的竹管厝

當時並不覺得如此。連母親都常抱怨：為什麼要由台北繁華地區搬到台中「鄉下」？我童年在台北市。光復我五歲，由中壢隨父親到台北。住北門口附近。一段時日後再搬到萬華住三年，那時父親在省政府工作。父親個性耿直，他的工作特質屬於高壓力的，因血壓高，而離職。我升小六那年夏天，除了教書的二哥，和出嫁的大姊、二姊，我們全家搬到台中一個叫「後隴仔」的地方。大哥、大



▲丘秀芷年輕時青澀模樣。

嫂、姪兒則到南屯田心仔。

父親以僅存的一點點積蓄買了一個「竹管仔厝」——亦即當時所謂的克難房屋。柱樑都是大竹管。牆為竹篾編了先敷泥巴，外加一層薄薄的水泥。屋頂竹編的網架上面鋪排瓦片。二戶共用一水井水。水源足，但是泥黃的。飲用的水必須先打明礬，過

沙濾。我負責每晚打水到沙濾上的工作。我家住邊間，旁邊有個菜園，再過去是水田，水田再過去隔一條溪就是台中師範學校。

當然，現在那兒是西區熱鬧繁華地，可是當年是「田野間」壁虎隨時在牆上「答！答！答」的叫，屋後木麻黃樹上夜裡有貓頭鷹「呼！呼！呼」像在催魂。最讓我們這些台北佬害怕的是，過山刀，雨傘節、飯匙倩等毒蛇不時出現。隔壁人家養隻母雞，雞蛋天天被錦蛇偷吃掉。

最糟的是父親失去工作，以織草繩維生，母親編大甲帽，為麵粉工廠車麵粉袋，賺微薄的工資。三姊為人做衣服工錢也很少，四姊念完初中後得輟學。

一向好動的我，在田野間找到伸手腳的天地，摸蜆抓魚，找野果子，連人家豬圈上養的猴子都當朋友。

考初中時，同時考上中女中和中商，女中近，再說我不想以後打算盤當商人——那時商校一定要會打算盤。

豐饒的田心仔

台中有很多很多親戚，父親有九個姊妹，三個兄弟，母親的五個姊妹，二個兄弟，加上他們的堂兄弟，表姊妹，再加上年紀大我一大截的堂哥、堂姊、表

哥、表姊，多咧。

親戚中有有錢的，如醫生——那年頭最有社會地位的，有公教人員，有工人，最多務農。

我家很難歸類，父母親、三姐打零工，大哥本來到南屯種田，四姐當女兵。沒兩年，後隴竹管仔厝也保不住，我們搬到南屯田心仔。但是我眼見不會種田的父兄，種稻，稻穀空穗；種大白菜，生產過剩沒人買，犁到地裡；種甘蔗時間長，糖廠收購價格壓低；種改良番茄；挖魚池養魚，種許多作物。全是入不敷出。

我全都參與，也說不上喜歡不喜歡，就是必須加減做。農閒時就在田溝抓魚摸蝦，田裡水窪處很多泥鰍，而水田中到處是田螺。

大坑口草寮

過沒有農藥的田家歲月，豐富了我農家的生活面。只是那片田終究做不來也失去了。我們搬到大坑口一個荒地，草寮住，沒水沒電，而且是旱地，父兄在那兒種果樹、種菜，春夏雨水足，秋冬沒水，田溝是十天半月輪流澆一次。蛇更多。我已升高中也是親戚借給我們住，代價是為他們種果樹，但沒有工資。



家裡典型的二級貧戶，高中唸中市一中（居仁國中前身），每學期開始，去里長那裡拿一張清寒證明，去台中市政府領清寒獎學金。

那年頭沒窮人家女兒會上高中。親戚都跟父親母親說：為什麼讓窮女兒上高中，不去工廠？

大坑口離祖居地大坑近，而且草寮雖原是農具房，但比西區、南屯的竹管仔厝大多了。母親找個時間回祖居地把原屬她的「半廳面」嫁妝，以及父親念的書全找回來。我見識到「極貧中的富有」。不說那八仙桌、金交椅、書廚、書桌、面盆架、紅眠床……父親的一大堆線裝古書，清朝版刻的，民初念台伯由大陸寄給未成年父親的，還有母親入邱家門後念的四書，唐詩版刻書。又有父親年輕買的京劇戲曲，三國演義及各種章回小說。

從小愛閱讀的我一下跌進書堆中。狼啃猛吞啊！尤其唐詩一首首背，那厚厚的板刻書，豈止三百首，算一算七百多首。

充裕的精神食糧

其實我在學校，也常讀報章雜誌，課外書，從小學就如此，小六讀台中忠孝國小，校長室有很多書，我常跑去翻，校長張碧水先生親自教我們班作文，也不阻止我下課時間去翻書報。初中台中女中的圖書館書更多，我從紅樓夢，儒林外史借到約翰克利斯多夫，咆嘯山莊。自小養成速讀，我看書之快幾乎是同學的

三、四倍。

高中不只在學校看，還到省立圖書館、中央書店看新書。

回家裡當然要做一些田地裡的事，拔花生，剪枝，澆水，和母親共挑尿桶、豬糞桶、拔鵝草，撿人家蕃薯田的藤和小地瓜。但身為父母的「窮女兒」上有姊姊，嫂嫂，所以做事隨興。尤其夏日就抓一本書躲在屋後竹叢旁陰涼處看書。

父母親也憂慮：這麼一個





▲大坑現在已經搖身一變，成為台中人假日最喜歡前去的景點。

女兒長得特別矮——只有151公分，眼睛又近視，又不肯學女紅，又不念師範，商校，家境又不允許念一般大學，以後怎麼辦？

我沒考取國立大學，私立的學費太貴不可能上，身體因長期營養不良，只有三十多公斤，健康很差高中畢業後曾做過幼稚園老師，也到二姊雜貨店幫忙，到二哥二嫂家幫忙看家。不管做什麼，永遠找書看。

而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作詩也會吟，讀過上千首唐詩、宋詞、元曲，卻不會近體詩，也不會作古詞、曲，但是有一天突然想寫文章。

而且很快的就打入各大報章

雜誌。於是有稿費，於是又參加大專聯考復學。大坑的草寮仔就是我最好的寫作的地方，永遠記得，郵差從中豐公路邊，走田埂到我們家花牆外（大哥在草寮前築了月季花牆），叫「北屯路278號，邱某某掛號」

到台北上學幾年，回中部教書，仍住回大坑口的草寮。一直到結婚出嫁，算一算在大坑口住了十二年。

即使婚後，也常回大坑口；即使大坑口變成繁華的住宅區，但弟弟教書選擇買那兒的房子長住，我搬到北部後，也常回去。孩子也常去，兒子名字中有「中」字，因出生在台中市。女兒也有事沒事往台中跑。

台中其實一直在改變，不管住過的後隴仔、田心仔，大坑口，或念過的幾個學校，但是那是孕育我人文情懷的地方，是拓展我廣闊視野的所在。

父母親在世時，我就寫過〈琥珀般的日子〉等篇章，父母親明白是那豐饒的土地，厚實的人情和台中的一切一切，全化成養分，讓他們的最小女兒能有璀璨而發亮的不可磨滅的日子。他們年邁的時候，很安慰的說：幸好，曾搬回台中。 **大坑**

★ 丘秀芷小檔案

丘秀芷，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畢業，歷任豐原中學教師、行政院新聞局顧問，現為世界女記者女作家協會台灣分會副理事長。

她是台中女中「小綠綠」第一代，綠制服從她這一屆開始。一九六二年開始創作之路，創作文類包含散文、小說、報導文學、傳記及兒童文學，並編纂策劃多種專書、電視專集。曾獲中國文協文藝獎章散文獎、省文藝協會中興文藝獎章小說獎、中山學術文藝基金會中山文藝獎、國家文藝基金會國家文藝獎。

